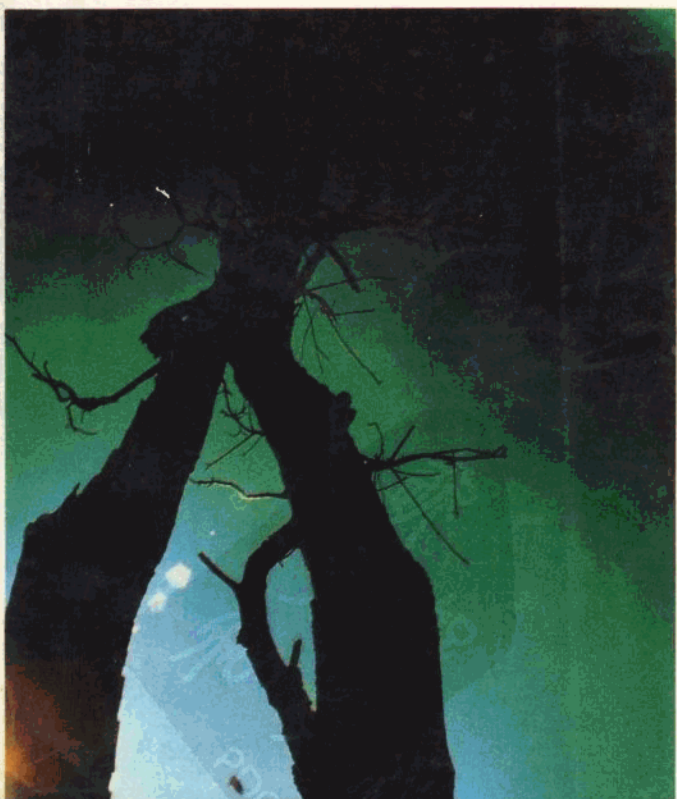


泣血流年

●叶宗轼 著



泣血流年

海峡文艺出版社

泣血流年

海峡文艺出版社

海峡文艺出版社
PDC

(闽)新登字05号

泣 血 流 年

叶宗轼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2.375印张 2插页300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0534—517—1

I·417定价: 6.25元

目 录

第一章	新旧合璧的婚礼.....	(1)
第二章	捡来的劳动模范.....	(33)
第三章	田垌陌上小插曲.....	(48)
第四章	东碰一场祸.....	(66)
第五章	不说谎吃了亏.....	(84)
第六章	有灵性的猪婆.....	(105)
第七章	土德第一次落泪.....	(121)
第八章	人不吃猪食.....	(138)
第九章	孤独难熬的黄昏.....	(155)
第十章	鞭子抽打着心.....	(173)
第十一章	公公莫管媳妇房里事.....	(188)
第十二章	金书记的权术.....	(201)
第十三章	挖不得，身上的肉.....	(221)
第十四章	夜海张着魔嘴.....	(239)
第十五章	走马上任不回头.....	(254)
第十六章	代理支书显身手.....	(273)

第十七章	张财宝官运不亨.....	(294)
第十八章	千请万邀又出山.....	(325)
第十九章	巍巍礁石，不玷不染.....	(341)
第二十章	一场不敢再圆的梦.....	(359)
第二十一章	饿怕了的人们.....	(374)

第一章 新旧合璧的婚礼

海边的雨从海上来。灰蒙蒙，白茫茫，似烟，似雾，如练，如帘，裹挟着带咸味的海风，千丝万缕，百折千叠，像潮水漫过海堤，淹没了田野，吞噬了山峦，笼罩了整个世界。

这一天云开日霁。天穹特别蓝，特别深，特别亮，像倒过来的海洋。太阳特别大，特别红，撒布的光线像火焰，灼得人们头皮发痛。山峦干净极了，绿的是松树，苍的是茅草，赭的是岩石，色彩鲜艳，线条清晰。溪流淙淙，小蜻蜓欢快地跳着舞，落在溪旁芊芊的灯芯草上，又抖掠而去。

稻田都开了缺口，让多余的水流注到河里。菜地还在渗水，脚踩下去一个洼，提起来半洼水。种田人心不急，老天淋湿的，老天自会晒干，做官的日子捡不来，劳作的日子多着哪。

黄道吉日，天赐闲暇，龙王山农业合作社有名的田把式张金木，凑巧今天娶儿媳妇。

这是一场新旧合璧的婚礼。

花轿已在土地改革运动的怒潮中砸烂，花袄、红巾也付诸一炬，旧风俗和旧习惯却不是那么容易破灭。聪明的种田人想出种

种办法来代替，尽管完全是一种象征，就像京戏舞台上的程式动作。可不是，结婚大典一辈子只有一次，种田人被钦封为“官人”，家主婆被尊为“娘子”，没有一整套礼仪咋显出尊贵。

新娘顾赛月家住邻村柏树湾。到了良辰吉时，伴娘就把她从房里搀扶出来，按倒设在堂屋里的香案面前，向列祖列宗和过亡的爹娘行了八拜大礼。她身穿带着粉线的灰色卡其列宁装，显得又宽又长，很有点大礼服的模样。据说列宁装有条束腰带，可以代替花袄（蟒袍）的国带，神灵和祖先都会鉴允。她脸容憔悴，眼圈有些发青，皮肤显得过分白皙，尽管神情麻木，兀自显露出内心的悲痛和忧伤。

屋场上燃响三个鞭炮，这是催促新娘上轿的信号。亲哥哥从屋里出来，搂起妹子往门外送去。嫂子跟在后面提醒：“搂得高点，再高点，别让双足点地把娘家风水带走！”门外并无花轿，哥哥做了个把妹子纳进轿门的动作。

赛月哭了，哭得十分伤心。好好赖赖，她在这座屋里生活了二十一年，一旦离家他适，总有无数的依恋和伤感，何况她的婚事是那样的不称心意。婶婶姆妈们齐声夸赞，都说赛月识礼懂规矩，姑娘出阁嘛，不管心里何等高兴，装样子也得号哭几声，不然就太轻佻了，会丢祖宗的面子。嫂子也很乐意，大家瞧嘛，她待小姑可不薄哇。

伴娘打开一顶阳伞，拿伞柄塞在新娘手里，还帮她戴上一副墨镜。这些都有奥秘：阳伞显然象征着轿顶或华盖，新娘咋好露天暴日；墨镜起到头巾的作用，入了洞房，新娘才能披露容颜。赛月恍恍惚惚地接受了，懵懵糊糊地跟着走，不知道走向幸福还是悲哀。

半路上接亲，热闹非凡，先是男家女家赛放鞭炮，放得越多越响越发体面。送亲的和迎亲的相互抢人，被抢走的务必要用红

纸包的糕饼赎回。自然以送亲的失败告终，新娘和伴娘乖乖地跟随迎亲的队伍走了。

拜堂的仪式照旧，只是把祖先的牌位换了毛主席的画像。接着才举行新式婚礼，拜堂赞礼的兼任婚礼司仪。

拜堂时自然又有许多讲究，新郎跟新娘合踩的这块红毡子，代表着未来的家庭地位，双方都得用番心思，乘跪拜的机会，尽量要把毡子多占。今天这一对可有点古怪，男的往边上靠，女的往角落让，似乎都想把未来的家庭权力奉献给对方。女的没有爹娘，无人传授秘诀，金木老爹咋也忘了教诲？实在令人费猜。当然，最费猜的还是这些旧俗的来由，通婚本来为的通好，怎么要勾心斗角？夫妻理应相敬相爱，为啥要争权夺利？

新式婚礼开头就出了岔子，证婚人张财宝没有出场，从堂屋一直找到厨头，有人看见他悄悄回家去了。

主人金木老爹极为恼火，这个时辰却不好发作，瞪着浑浊的眼珠，抖动蓬乱的胡髭，接连喷了几下鼻子。他是个豪爽人，讲话说一不二，答允了的事一定办到，最瞧不起不守信义的人。他旋即又谅解了，认为财宝不是那样的人，也许家里有事，也许疏忽大意，也许心里又生疙瘩……他大声喊道：“去个人嘛，去把财宝请来！”还放松眼皮，说句笑话：“这后生仔，得罚他三碗酒哩！”

他请财宝来当喜事的总管和证婚人，不光因为财宝是支部书记，大家相尊，他也尊让，更因为两家是世交旧好，这桩亲事，又是财宝娘一手撮合。

大伙齐声嚷嚷：“杏花呢？快跑回家去，把财宝拉来！自家小夫小妻热被窝，也得想想人家等着入洞房呵！”

杏花最爱凑热闹，红喜白丧处处到场，这一刻使两头牛也拉她不走，生怕一转身就错过最精彩的节目。她应声打女人伙里挤

出来，踮起脚，引长脖子，大声答话：“为啥要叫我，谁去不一样？”短头发，圆脸蛋，四肢粗健，身躯结实，长得像个壮小子。

滑头的小伙子笑话她：“当然不一样，因为你是张书记那亲爱的……”

杏花把话打断：“啥子亲爱的？前阵子还亲亲我，这几天倒在床上像块石柱，使双手扳不动，老叹气，不说话，像煞欠他三百吊！嗯，谁是他亲爱的，叫谁去请嘛！”她爱面子，不肯说丧气话，叫人一挑逗，关节失灵了。

大伙更乐，嘈嘈杂杂地说笑话，把紧急的任务搁忘了。社长尧土知道杏花的个性，担心越逗越出格，真会给支书丢脸，就自告奋勇地说：“好哇，我跟财宝幼年伙伴，算得上半个亲爱的，这个差使我讨了！”

大伙附和说：“对！社长跟支书是好搭档，劳你大驾去跑一趟！”

来宾和帮事兴趣不减，一个都没有走散，他们想出许多俏皮话来戏逗新娘和新郎。青年男女免不了借机会互送媚眼，暗使手脚。

新郎信士德穿一套崭新的蓝卡其中山装，显得过分拘谨，两条胳膊像稻草人那样半擎半垂。他眯细双眼，收敛脸容，连大气也不敢喘，旁人看来似乎在打瞌睡，实在比田头作活还来得劳累。他当然不敢朝旁边的新娘瞟一眼，除了过分的老实，还有自己的想法：堂都拜过啦，好赖做夫妻了，不对眼也得对面，看到老还嫌不够么。人人都说她长得漂亮，其实漂亮有什么用处，既不好当衣穿，又不好当饭吃，还不是百来斤重一个身子。种田人老婆嘛，身体健壮，四肢灵活，里外能干就行了。他知道这桩婚事并不顺当，听说舅嫂子闹的鸡飞狗跳，赛月方才点头。这怪谁

哇，只怪自己长得又丑又呆，“土德呆大”远近闻名。眼下既然错配了，没有别的法门，唯有好待她，不委屈她，让她安安生生过日子。

新娘赛月面容冷若冰霜，眼神呆滞，什么也不想见，什么也不想看。好在宽边墨镜遮去半个脸庞，眼睛最尖的看客也难以觉察。

她迷迷糊糊地想：堂也拜了，还有什么说，她就是站在身旁这个人的老婆，不管好赖，一辈子得伴着他过日子。她爱过了，兀自执着地爱着，今后的岁月里，她将成为一个畸型的人，灵魂跟躯壳分离的人。那有什么办法呢？钉死了的秤，注定了的命。她不会耍刁作赖，会好好对待丈夫，小心侍奉公公，做女人应做的一切。看来她的心再也热不起来，感情再也不会燃烧，欢乐和幸福将永远消灭。唯一的慰藉，跟心爱的人住一个村子，可以一起作田，听得到声音，看得见容颜，心灵紧贴着心灵。这人为啥不出场呢？肯定有意回避。唉！他一定比她更痛苦，要不，当支部书记的人，咋连场面都不来摆呢。她真想捎个口信去哇，别难受啦，把痛苦埋在心底里吧！快快来啊，赛月多么想见到你啊……

尧土很快就回来了，遗憾地说：“财宝身子不舒服，委托我代替他执事！”转而又高兴地说：“他捎来一句珍贵的话，等仪式完了，我才传达！”

证婚人讲话很简短，除了吉利话和祝贺词，还给包办婚姻涂上一层自由恋爱的色彩。

主婚人金木老爹不肯就席，摆着两月薄扇大的巴掌辞谢：“算啦！算啦！我也是尧土说的这个意思！”看客哪里肯依，都说公公不讲话，婚礼不周全。吵吵嚷嚷热闹极了。

金木老爹被推拥上去，铁铸的罗汉竟然涨红了脸。为了不却众人的面子，他咳嗽下喉咙，说了一句话：“百年好合，白头到

老哇！”简直像呼口号。

爱嬉耍的客人钉住说：“不够！不够！公公还得表态：你喜欢不喜欢新媳妇啊？”

老爹拿眼一横，心里说：“我不喜欢何必娶她？”还是从了客面，爽朗地答：“我喜欢哩！”引得哄堂大笑。

这位客人雅兴未尽，挑逗说：“主婚人讲话太简单，得受罚：向新郎新娘三鞠躬！”拜堂的礼仪是通天地动鬼神的，容不得一丝半毫的不恭和不诚，这新式婚礼嘛，无非是摆个时髦模样，人们越来越放肆，尽兴嬉耍。

金木老爹拎拎眼睑，抖动一下胡须，又一次克制了。他做个不自然的笑脸，转过身，拿宽阔的脊梁朝着儿子和媳妇，恭恭敬敬地向毛主席画像三鞠躬，神态异常严肃。

善观气色的人都懂得适时收篷，零零落落地拍几声巴掌，喊一声：“好！”算是通过这一项仪式。杏花偏不谙人情，兴趣所至，打哪里找来一柄灰耙，硬塞到金木老爹手里，扯开嗓门嚷嚷：

“公公老头拿大，不向媳妇鞠躬，要加倍受罚！哈哈哈，扒三下灰，让大家瞧瞧！”自个儿笑得前仰后合。

金木老爹把灰耙一摔，抬腿就出了堂屋，打后脖颈一直红到耳根，连脊梁骨也透发怒气。

大伙讨个没趣，七嘴八舌地埋怨：“真是的，嬉耍得有分寸！”兀自顾全面子，声音放得很低。

杏花大惑不解，圆睁着眼分辨：“三天没大小，太公学狗叫，扒几下灰凑个热闹，有啥不好哇？”

尧土拉拉司仪的袖管，暗示他转到下一项仪式。司仪郭兆祥提高嗓门喊道：“新郎新娘向毛主席一鞠躬！……新郎新娘向证婚人一鞠躬！……新郎新娘行相见礼！”把“向主婚人一鞠躬”给跳过去。

新娘和新郎在伴娘和伴郎的指拨下，转过身子，相向对立，不约而同地向后倒退半步。

杏花又兴奋起来，大声嚷嚷：“哎哟哟，让得老远作啥呀，花烛一灭，还不紧紧搂做一团哇！不行！不行！新娘新郎都得往拢靠，鞠躬下去要额门顶额门！”直想上去拉扯。

有人逗杏花：“书记新嫂子，听说你一入洞房，忘了上臼，慌忙抱花烛倒过来烧……”

杏花急着辩解：“嚼舌头的瞎编！我哪会不懂阴阳，花烛燃得越长久，两夫妻越长寿，两支花烛同时烧完，夫妻俩白头到老！……嘻嘻，老实告诉你们，那天晚上，硬是财宝先爬过来……”又是一阵哄笑，空气顿时活跃。

仪式到了最后一项：送新郎新娘入洞房。尧土方才大声宣称：“大家听着，张书记捎来六个字：祝愿新娘幸福！”端端庄庄地向新娘作个揖，代表他的好伙伴表达心意。

不知内情的人难免诧异：张书记为啥不祝福新郎呢？新郎是老熟人，新娘才是娇客？细心眼的女客看得分明：新娘的粉腮上掉下两串晶莹的泪珠子。

财宝迈进房门，“蓬达”一声倒在床上，连鞋子也不脱，就伸展四肢摆平身子。

娘在厨下忙碌，听见响声走过来看，一见财宝气色不好，眼睛瞪得老大，眉毛拧得老高，死盯着屋顶棚纹丝不动，就战战兢兢地问：“财宝，哪不舒服？酒喝多了？坏肚子啦？……”娘嘴里这么问，心里已明白，不由得心头绞痛，眼角噙上泪水。不到五十的女人，头发已经花白，脸上落满皱纹，命运对待她实在太残酷了。如今儿子已经成家立业，还当上龙王山的头人，本当可以舒心惬意度过晚年，想不到又会欠下一笔偿还不了的心债，她真

是张家门庭的罪人啊！

财宝叹了口气，声音低沉地说：“阿姆，我没啥痛，只是心头痛。你去作事呗，让我安静一下，就会好的。”乏力地挥摆着手，带着恳求的神情。他是龙王山有名的孝子，从来不跟娘大声说话，娘的话句句都听。这桩糟心的婚事，害得他神魂颠倒，肉瘦掉几斤，心裂做两块，他也没有脸红耳赤地跟亲娘顶撞。

娘想劝说几句，却是找不到话语。要说的早就说过，老话头只会重添烦恼。她轻声叹息，扯起围兜擦掉眼泪，帮儿子除下鞋，盖上被，无限爱怜地望了几眼，才颠颠蹦蹦地走向厨房。

人们解释不了偶然的机遇，只好说做命中注定，好事儿便叫做“缘份”。财宝跟赛月相遇、相识和相爱，说来确乎有些凑巧。那还是解放前一年，农历四月十二日，龙王山上龙王庙，龙王庙里大庙会。相传这一天是龙王爷的诞辰，祭祀最隆重，庆祝最热烈，四乡八村的人们都来赶会。三间庙堂遍插香烛，烛光熊熊，香烟氤氲，跨进院门便有肃穆之感，虔诚之心油然而生。

戏台搭在围墙外的空地上，一排儿挂起五盏猪心灯，照耀得靠近戏台的看客睁不开眼。戏班子是从百里外的县城买来的，遵照契约，到庙会散了才付艺款，防止领班的偷戏，做戏的偷力。戏本子新旧不论，尽点的满台翻滚的连本戏，诸如《火烧红莲寺》和《铁公鸡》，一定要从太阳卧岗开锣，演到下一天太阳露脸，名堂叫做“两头红”。庙会的总管，就是本村的财主张民生。

时当春末夏初，大小麦尚未收割，淮白稻不忙插秧，只有番薯陆续下种，还算不得大忙季节。可是日长夜短，人们都嫌睡眠不足，上年纪的人熬不住夜，到了半夜时分，便先先后后摸回家里去睡觉。

只有小孩子使羊圈儿也拉不走，两眼圆溜溜的硬不打瞌睡。

他们最爱看武打翻滚，一蓬烟火跳出四个绿头发的小鬼。

孩子们更大兴趣在戏台两侧的吃食摊子上：三个铜元两个海棠糕，焦里透黄，糖在边沿流；两个铜元一碗光饼汤，烫得连噙舌头，鲜得直透脊梁；馄饨、面结、虾交饼、油余粉鱼……把他们的口水赚了不少。

青年男女也喜爱看“两头红”。唯有这一夜，严厉的家长不管束，饶舌的女人不闲话，他们可以跟相好的人儿去幽会。

上半夜有大人在场，大家耳目并不倦怠，他们总是正经规矩地看戏，只是吵嚷着被别人挡住，一次又一次地挪移位置，一直挤挨到自己意中人身旁，拿肩胛抵上肩胛为止。他们装做互不认识，互不搭理，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戏台，其实啥都没看清楚，只觉得好些花头粉脸的戏子，穿红穿绿，跑上跑下，暗地里彼此紧攥着手，攥得两个手心一齐冒汗。

到了下半夜，猪心灯大多出故障，昏黄的灯光跟朦胧的月色融做一片，挑逗得青年人情意萌动。台前的人群已很疏朗，再也遮不住手的动作，好在大家都睡眠惺忪，他们竟大胆放肆地抚摸起来。结果总是女的先溜出去小解，男的随之悄悄地失踪。

好事的人也是有的，地主家的少爷，合着三五个流里流气的小光棍，使用刚发明不久的手电，去搞突然袭击，把情人们的隐私照亮。

发生了这般意外，男的会像匹小鹿奔向田野，眨眼间消失在山坡的麦丛里。女的拿手捂住脸面，坐在地上呜呜啼哭。女人直哭到观闲嬉的人们都走散了，才慢慢地站起身来，轻轻地拍掸屁股，悄悄地溜进麦丛里去装稻鸡叫，呼唤自己的伙伴应和。

龙王庙会不同于苗家的歌会，只能容许“牛郎织女”作长夜的幽会，关于婚姻大事，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连公开相亲也被目为伤风败俗的事。

那一年财宝十六岁，长得身高肩宽，五官端正，已是个引人注目的英俊少年。他穿上阿姆刚浆洗好的白土布小褂，黑土布长裤，跟尧土等几个相好的小伙伴，站在离戏台老远的坎头上观看“两头红”。他们不是小孩子了，不喜欢在嘈杂的人堆里钻来钻去，看到男女间的隐私，更会引起莫名其妙的烦恼。

忽然听见银铃也似的一串笑声。财宝拿眼寻觅，发现几步远的两棵小松树下，站着六七个半大姑娘。她们哪里在看戏呵，管自嬉闹着，说笑着，播放着没有曲谱的乐章，比台上沙哑的唱腔动听得多哩。

海边的树木多数向北倾倒，坎坡上的枝梢斜出得更甚，小松树的荫影刚好把姑娘们遮掩起来。十五六岁的姑娘本来就迷人，此刻风摇影移，若暗若明，朦胧隐约，更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少年人最好奇，财宝目不转睛地瞅着这簇变幻莫测的影子，巴望把这伙姑娘挨个儿看清楚。

一阵海风吹来，树枝挪向一边，站在头里的一个姑娘闪现在如水的月光下，秀丽的脸蛋，修长的脖颈，稍微瘦削的身子，尽管还没长够，已经显出苗条的身段，动人的体态。海风过去了，姑娘又融进黝黑的树荫里。

财宝闭起双眼，把这个美丽的身姿摄入心坎。他不想再看别的姑娘，专心致志地盼待着下一阵海风。

这阵风吹得更有力，财宝看得更清楚：眉毛不粗不细，眼睛不大不小，鼻梁挺而柔和，嘴唇又薄又巧，两片腮帮像玉琢的白嫩圆润，一个稍短的下巴有说不出的风韵。她既不看戏，也不闲话，只是把条乌黑油亮的单辫甩到胸前，拿十个纤指不住地搓弄。蓦地闪出两颗明亮的星星，发射两道炫目的光芒，把财宝的全身都照亮了，连五脏六腑也照得透明。哎，姑娘凝住乌黑的眸子，大胆地盯着放肆的少年。

风儿停歇了。财宝的心没有平息。她叫什么名字？哪村哪乡的人？今年几岁了？……想她作甚呢，跟你并不相识，也许这生这世再也不会相见。可是怎能忘却，少年的心是洁白的纸，印上这张绝妙的画图，一辈子不会褪色。

人不忘情，天也顾念，时隔五年，又逢巧遇。

办互助合作第二年春天，县里开劳动模范会议，年轻的财宝·坐在主席台上，惶恐得不敢抬脸，屁股只挨个椅边。

他出娘胎第一次进城，哪见过这般场面。待念过人家替他备下的讲话稿以后，浑身出了透汗，神情方才松弛。他壮着胆把屁股坐正了，拿脊梁往椅背上靠靠，徐徐抬起脸来，眼珠子向台下溜溜，立即又被这许多黑鸦鸦的头颅和透光闪亮的眼睛镇慑。好奇心时刻敦促着，他总想看一看坐满会堂的各色人物。胆量渐渐放大，眼神不再畏缩，敢于盯住一个目标瞅上几秒。

突然，财宝的眼神停住了，心跳加剧了，脸腮火辣辣的。他赶忙埋住脸，暗自猜疑：好面熟啊，难道是她？立即否定：哪有这般凑巧，也会当上劳动模范。哪肯甘心，必得把她看清。果然不是，当年那个是天真烂漫的小姑娘，今天这个是文静娴淑的大姑娘，无非面貌相像。放不下心，渴望碰个眼神，检验一下眸子里的摄影。姑娘偏不抬脸，双手交叠在小腹上，敛着脸端坐着，像是怕羞，像是聚精会神地聆听大会发言。直到散会，一直没有获得机会。总算拿住了标记，穿的湖蓝色细布大襟小袄，两条乌亮的辫子，刚好垂到胸口。

晚上会餐，财宝不敢贪杯，提早撤离酒席，习惯地自己去洗碗。抬头一看，呆愣住了，有个姑娘凑着水龙头，湖蓝色小袄，墨绿色裤子，两条乌亮的辫子甩在背后。他恐慌得很，拿碗的手轻轻发抖，拿不定主意，该不该一起去洗。

姑娘似乎看出小伙子的窘态，加速把碗洗好，沥去碗里的

水，轮换甩落巴掌上的水珠，动作轻盈好看。她转过身，嫣然一笑，轻声说：“你来洗呗！”

财宝呆着不动，两眼倏然光亮。是她，是她，就是树荫下的她。他的心上有这对眼睛，这对眼睛永远嵌在他的心里。哪里找出话来，他只会结巴：“你……你……哎……哎……”

她端庄地笑笑，点点下巴，代替答话。

他兴奋起来，一下子想说许多话。除了神情的流露，兀自没有吭声。

她大方地说：“我听了你的发言。嗯，你真不赖。”倏然变得腼腆，把辫子甩到胸前，低下头，拿空着的左手搓弄辫梢。

财宝涨红了脸，惶恐地分辩：“不，不，我有啥成绩，是村长给胡诌的。嗯，嗯，我哪敢来开会，村长硬拉了来……”他没有勇气说明，他讲的事迹，不是他自己的。

姑娘偏欣赏小伙子的憨相。她恢复了常态，附和说：“可不是，我也是人家硬拉来的。嗯，大会结束了，明天好回家去作田。”发觉自己说得多了，浅浅一笑，俯身擦拭裤管上的水斑。

财宝看出她要走了，顿时慌张起来，着急地问：“哎，哎，你是哪个村的？”事后想想，哪有这般脸皮？哪有这般勇气？

姑娘回答得极轻：“柏树湾的！”留下一对比秋水澄澈的眼睛，像春风一样飘走。

第二天一大早，财宝就去靠近大门的盥洗室洗脸，一条毛巾搓了绞，绞了搓，直洗了半个时辰。他打斜眼注视门口，瞧着各乡各村的代表陆续离去，就是不见柏树湾的那人。他还想守下去，村长金光裕在房里喊他。他答应着，竟忘了拧毛巾，一路淋淋漓漓，把娘特为赶做的一双新鞋全打湿了，委实有点魂不守舍。

他正在恼恨自己的愚笨，咋不一鼓作气，问问她的名字。柏